

# 全球化的当代特征 与阿拉伯 - 伊斯兰认同<sup>\*</sup>

姜 明 新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优势获利或霸权获利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阿拉伯 - 伊斯兰认同遭受着自身挫折与被妖魔化两方面的伤害。而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重塑阿拉伯 - 伊斯兰的文化认同，必须兼顾文化坚守与文化创新的平衡，把握手段与目的的正当性与一致性，积极参与全球化，以建设一个宽容多元、和谐竞存的世界，从而从根本上维护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认同 阿拉伯 - 伊斯兰 霸权主义 西方

**作者简介** 姜明新，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学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 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 （一）关于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首先是个时髦的经济概念。它有一个很动人的理论假设，那就是建立更大的市场在理论上具有经济优势，从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那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1990年经合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S·奥斯特雷（Sylvia Ostry）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不难看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讲求的是一个效率原则，追求的是资本利益最大化。

而笔者要讲的全球化意指世界上由于各种阻隔而孤立发展的各个个体和实体，由孤立到联

系，直到连结成相互依存的一个综合体系的过程。我这里所讲的是相互依存，而不是一体化，它表明全球化中的各个实体都是差异个体，是差异个体的相互依存。这与中国传统价值中“和”的概念相似，《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差异个体的求同存异，合作共处。因此，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是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其前景是相互包容、兼容并蓄的一个差异性发展的大同世界。根据康有为先生在《大同书》中的理念，中国意义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

---

本文为作者于 2009 年 12 月参加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伊斯兰地区研究会议的论文。

See Third World Resurgence, Third World Network Vol. 74, 1996.

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7, p. 45.

参见《国语》卷十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515 页。

天下为公”的世界，是一个儒家所期望的从“内诸夏外夷狄”的现实世界转变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理想世界。很明显，本文要讲的全球化讲的是一个公平的原则，而公平也正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和价值追求。

## （二）当代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1.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互动的过程。同质化是指全球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异质化是指各国经济文化的差异性发展，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体行为对系统整体的贡献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每个个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位置与作用。两者的互动，让全球化成为一个既求同存异又求同寻异的过程。

同质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跨国经营使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全球经济逐步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离开了世界经济环境孤立地谈经济发展已成为不可能。而异质化则表现在各国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多元化。尤其是在价值观念上，经过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旧的殖民体系全面瓦解、殖民主义全面褪色后，各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向本土文化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回归，而文化的多元化也已日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文化沙文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思想虽然在某些文化圈中仍有相当的市场，但已经逐渐为理性的人们所抛弃，而代之以多元文化竞争共存的局面。

2.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而这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延续和结果，只不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日益加速而已。人类的交通，已经从点对点的相互沟通，如过去数千年东西方的交通史，发展到今日网络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石油危机之类的事件对世界的冲击。其次，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其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人们喜欢还是反对，它都会存在，且会遵循它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秩序存在与变化的基础。

3. 全球化过程具有优势获利或曰霸权获利

的特性。这是全球化广受批评、最招人憎恨的特性。一方面，强势经济文化体对系统较多的贡献决定了它们对系统其他成员的优势地位或称支配性，因此，其经济与文化作为一种载体推动和支持了强势经济文化体的全球政治霸权或者说意识形态霸权的构建。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分化导致了大部分系统成员的边缘化。它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自20世纪50~70年代随着大规模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而形成的民族自信已经大为削弱，经济独立的理想同经济停滞与下滑的现实矛盾令人备感困扰。很显然，一个表现是经济层面的，另一个是民族心理层面的。

## 当代全球化条件下

### 阿拉伯 - 伊斯兰身份认同的尴尬

客观地说，现存的世界体系是西方文化强势主导的霸权政治体系。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西方霸权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阿拉伯 - 伊斯兰社会正遭受着两方面的伤害：一是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屡受挫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伊斯兰文明的妖魔化和羞辱，两者的结合直接导致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目前的认同困境。

#### （一）挫折之困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伊斯兰世界和文明强盛的一个副产品。现在史学界几乎公认，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其时及随后的一二百年间，像当今的穆斯林一样因挫败而深受自我怀疑戕害的恰恰是欧洲的基督徒。而以哥伦布远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

〔清〕康有为著；章锡琛、周振甫校点：《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十三经注疏》之八《黄侃经句读春秋公羊传注疏附校勘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当然，这句话也需要现代化。

《古兰经》中约有200多处反对非正义和约100处弘扬正义的内容，如“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参见马坚译：《古兰经》，第16章第90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参见世界银行历年的年度发展报告。

正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全球化的开始。此后,经过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商业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欧洲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对比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欧洲在强盛的伊斯兰文明冲击下走出了愚昧的中世纪而日趋强盛,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则在欧洲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下由文明的巅峰迅速衰落,直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才逐步赢得了民族独立。因此,包括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是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牺牲品,而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压迫与伊斯兰世界面对这些状况所产生的无力感,给穆斯林社会和民众心理造成了深重的精神创伤,加上历次阿以战争的失败和美国长期推行的“不公平的”中东政策,从而形成了现当代穆斯林世界反美、反西方文化心理的终极根源。

其次,经济全球化中的被边缘化给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石油国有化运动、尤其是1973年的石油禁运措施曾经让全世界穆斯林看到了伊斯兰复兴的希望。但随后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阿拉伯 - 伊斯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挫折,使全球化条件下的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被进一步边缘化。2005年,伊斯兰会议组织57个成员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经济发展滞后的后果进一步侵蚀了阿拉伯 - 伊斯兰国家的民族自信,进而从心理层面对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甚至穆斯林的世界观产生了不利影响。

文明的相对衰落、社会经济发 展的不足、经济独立与现代化受挫等等综合因素,让全球穆斯林陷入了迷茫与苦恼之中,而普通穆斯林的文化寻根与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又进一步加剧了自我怀疑,如此林林总总,给穆斯林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和精神折磨。

## (二) 妖魔化之苦

自美国误导萨达姆发动海湾战争并成功重返中东以来,美国通过两场战争强化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存在。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

领和所谓民主改造、美国军队在伊斯兰圣地的存在令穆斯林世界备感屈辱,这种屈辱感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的反抗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

但是,美国政府在检讨美国对阿拉伯政策时却将恐怖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所谓“自由赤字”联系起来,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充分利用此事件,一方面迅速向阿拉伯有关各国政府施压,以“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不二逻辑威逼阿拉伯各国政府与美国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指责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产生恐怖暴力的温床,美国某些学者、传媒乘势将这一恐怖事件归罪于伊斯兰的宗教狂热与教唆,全面诱导民众反阿拉伯、反伊斯兰的情绪,并在世界范围内散布“恐伊症”,极力歪曲和妖魔化阿拉伯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形象。正如世界穆斯林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土耳其博士 (Abdallah al-Turki) 所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利用九一一事件“引导反伊斯兰文化的全球化,激起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的偏见”。

不仅如此,2004年2月,美国政府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和欧洲盟国的质疑,全面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企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包括阿拉伯各国在内的伊斯兰国家。然而,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且民主也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和一种层次。事实上,“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就像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与民主精神也是并行不悖的。其次,民主也并非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良药,无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

Abdullah Ahmad Badawi,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official opening address on the third World Islamic Economic Forum: “Innovation in the Muslim World - Innovating New Solutions for 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 [http://www.wief.org.my/pdf/3rdWorld/11\\_3WIEF-Speech-PM.pdf](http://www.wief.org.my/pdf/3rdWorld/11_3WIEF-Speech-PM.pdf)

Richard N. Haass,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ions a Year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13, 2002, <http://usinfo.org/wf-archive/2002/020913/epf508.htm>

Fauzi Najjar, *The Arabs, Islam and Global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5, Number 3, p. 95.

明的特殊性,以一种所谓的“天命使命观”来强行履行自己的民主使命,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当做普世的价值观,不仅是强人所难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而且涉嫌过度的文化自我中心和宗教文化歧视。而其后不断披露出来的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丑闻、关塔那摩的亵渎《古兰经》事件,以及丹麦漫画事件在令全球震惊和令穆斯林愤怒的同时,凸显了西方某些人士在民主、人权、宗教问题上对“非我”文明的偏见、歧视与恶意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九一一事件作为一场悲剧,凸显的是西方自我实现的困境:他们将伊斯兰等非基督教文明视为敌人,结果他们获得了敌人。事实证明:西方某些人唯我独尊的那种文化霸权主义思维与做法损人不利己,一方面激起了穆斯林世界的反抗和伊斯兰激进势力及其暴力活动的大幅增长,西方某些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一方面,诱发了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合法性危机、精神危机等一系列危机。

### 如何应对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无论人们是喜欢还是反对,它都客观地存在,并按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但是,面对西方霸权主导下的全球化,如何参与全球化,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引导全球化向着一个公平、和谐、多元、进步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前的一个任务,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 (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文化坚守与文化创新的平衡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衰落看起来似乎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但这一结果却不是全球化造成的,它只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客观地说,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近现代西方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迅猛发展逐步占据了全球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内部发展的停滞是其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目前阿拉伯世界对全球化的反对与抵制态度是对全球化的同质化倾向的一种

担忧和焦虑,以及对其霸权获利特性的一种对抗性反应。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文化创新,以及在文化创新基础上重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客观地说,如同中国文化一样,伊斯兰文化也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学习型文化。历史上,伊斯兰教就是在反对阿拉伯地区原有的多神教与部族文化并吸收了当时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是希腊文化遗产的第三位继承者。而阿拔斯王朝中期(伊斯兰教历136~300年),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阿拉伯学者对波斯、印度、希腊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介绍,尤其是起自买蒙(al-Ma'mun)时代的“百年翻译运动”,将希腊时期各个学科最重要的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这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反过来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当前的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寻找适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阿拉伯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及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然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中,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坚守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难点。

阿拉伯穆斯林历来珍视自己的文明传统,对伊斯兰文化传统与价值的坚守也是穆斯林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能且只能建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石之上,离开本土文化谈现代化,或者“全盘西化”,只会让阿拉伯穆斯林成为文化上的流离失所者和文化乞丐,从而丧失文化复兴的历史机会。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在文化创新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协调起来,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复

See R. Hrair Dekmejian,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the Arab World*,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 - 7, 23 - 31.

See Bernard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2, 146.

参见弗·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1页。

[清]李瀚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三部,文集卷四,《罗忠节公神道碑铭》铭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9页。

兴与繁荣，这才是我们强调文化坚守的意义之所在，亦即，坚守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坚守文化的本质，巩固自身的文化认同。

但是，作为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文化坚守问题上如何消解过度的文化自我中心倾向是实现文化创新的另一个难题。在此问题上，不少人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仅强势文化会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这是每一种人类文化共有的特性。对此，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已经有过明确的论述。

不难理解，全球化条件下阿拉伯穆斯林对伊斯兰文化的坚守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它是出于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自卑，它在对抗西方某些人强力推行的政治、文化霸权主义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没有文化的批判就难有文化的创新，拘泥于旧日的辉煌难免作茧自缚。文化创新是一个学习、反思、借鉴的过程，与时俱进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常态。历史上，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学习型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与融合当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才步入了进步与辉煌的巅峰。

然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拒绝学习或失去了学习的意愿和学习的能力，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一部世界近代史和惨烈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代史就是最好的注解。因此，文化坚守绝不意味着拘泥于古代先圣先贤成功与辉煌的前例，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确定不移通向灾难的道路莫过于模仿过往英雄们的计划，并将它套用于新的情况之中”。

事实上，历史上的伊斯兰并不缺乏改革创新的传统，拥有强大的自我变革、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面对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改变现实中伊斯兰厚古薄今的习惯，恢复古代伊斯兰创制革新的活力，在坚持伊斯兰核心价值的前提下，面向未来、创制求变，应对全球化，已经成为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走出当前困境和尴尬的唯一途径。

## （二）在文化身份重建中坚持手段与目的正当性与一致性

文化身份是对过去历史的承继、对现在的定位与对未来的展望，其核心价值理念。和平、

宽容是传统伊斯兰的本质，它主张社会和谐，尊重生命，保护人权，提倡理性，反对排外暴力和对圣战的滥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其暴力排外活动给整个伊斯兰社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西方某些政客、学者和媒体共谋煽惑全球反阿拉伯、反伊斯兰情绪与“恐伊症”的一些所谓“依据”。

因此，在回归伊斯兰中正和平本质的基础上，重塑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身份认同，对于阿拉伯穆斯林来说，已是刻不容缓。而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手段与目的的正当性与一致性，对于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理解与支持，对于培育理性成熟的民众心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有利于阿拉伯人民的共同事业，也会惠及后代子孙，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而当代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得到部分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对待伊斯兰的“不公正”，另一方面也是部分穆斯林尚不成熟的民众心理的一个体现。后者突出地表现在手段与目的选择的失当上，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区给阿拉伯 - 伊斯兰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害。

因此，重塑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认同不能建基于或寄望于美国“大撒旦”的衰落或通过恐怖活动达到打败美国这一目的之上。阿拉伯穆斯林所要反对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及其错误的中东政策，而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平民；所要反对的是西方对伊斯兰及伊斯兰文化符号的歪曲、羞辱和妖魔化，而不是西方的游客、平民与科学技术。

客观而论，美国等西方文明在诸多方面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多贡献，美国文明的衰落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伊斯兰上升时期对包括基督教文明在内的多种文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不仅增强了伊斯兰对抗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力量，也彰显了伊斯兰文明内核的强大与自信，以至于英国著名中东问题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如是写道，

参见 [英国] 阿诺德·汤因比著：沈辉等译、顾建光校：《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The Memoirs of Field - Marshal the Viscount Montgomery*,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p. 76.

早“在阿拉伯扩张时期，是被征服地区的阿拉伯化而不是他们的军事征服真正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弘扬早期伊斯兰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充分吸收美国等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和平竞争让弱者变强、让强者更强，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实现多元竞存、和平共赢的目标，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文化心理认同。

同时，人类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永恒霸权，而人类理性的发展也让我们对人类文明满怀信心。

### （三）积极参与全球化，建设宽容多元、竞争共存的国际新秩序

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美国化或西方化只是全球化过程中霸权获利的一个突出现象，且全球化也不是只有美国化或西方化一个层面，它也包括伊斯兰的全球化。一个事实是，伊斯兰是目前唯一扩张的全球性宗教。截至2006年，全球穆斯林人口首次超过了天主教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群体，其中，不仅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伊斯兰传统地区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包括欧洲、美国这样的传统基督教地区伊斯兰信徒的迅速增长。这从一个角度表明，伊斯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文化，它超越了民族、种族和国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言：“伊斯兰……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多民族、多民族、国际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洲际的文明。”

其次，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合理的政治原则和现代化模式，西方模式的民主体制也并非完美无缺。理论上，直接由安拉或神统治的世界才是完美无缺的世界，因为只有安拉或神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既然基督徒强调信上帝（In God we trust），那为什么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就不能坚持信主独一（Only in Allah we trust）、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何就不能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发展而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道路，而必须要按照西方设计进行全面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造呢？

这即使是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根据以色列著名现代化研究学者 S.N. 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研究，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存在着多元的现代性。

这表明，反对美国或以它为首的西方模式、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也并不一定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全球化的结果也绝不是美国或以它为首的西方一厢情愿的一元化或一体化。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扩充和丰富全球化的内涵，从而维护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和平共存。

最后，要建设一个宽容多元、和谐共存的世界，还必须反对“文明冲突论”。事实上，由于误解或无知，不同文明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也是文明交往的一个侧面，但将这种摩擦与冲突夸大为不同文明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其必然化、政治化，这是西方文化本位与西方文化自我中心论的过度膨胀、并将“他者”文化妖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重建文化认同并不只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任务。

回顾历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开放交流是人类和平发展与共赢的一个典范。1300多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共同繁荣，这是中阿双方和人类文明交往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对某些人刻意鼓吹的“文明冲突论”的最好反驳。只要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秉持公平公正之心，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和平竞争，人类文明就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迎来一个宽容多元、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成红）

Bernard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3.

See “Vatican official: World has greater number of Muslims than Catholics”, Catholic News Service, 31/03/2008, <http://www.catholicnews.com/data/stories/cns/0801726.htm>.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参见 S. N. 艾森斯塔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载《二十一世纪》杂志第57期，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2月号，第9页。

参见《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